

1

社會秘密黨
(著者有微)
(五五八)

寧古塔怪傑

武俠小說

（八十）

魔雲

父所教之私塾可也。必有一隻獨鶴等致送者。其教入之多。此舉絕非庸庸所計也。此事絕非周鼎法。可公然貼紙招生。不肯發給畢業證書。開日。辦頭形練手耳。蓋當局以私塾多難料理。慮及。映入子弟多不虔。又可以轉賣與人。而為慎重起見。不能不抵成所後。拘牽范于胥中寺。公居一所。范范于胥中寺。喜嫁歸端人正士。一般夕類為難。當與公沿途作伴。鎮安秋等節計之。節儀殊非小。所不入。又及轉賣與人。而為慎重起見。不能不抵成所後。拘牽范于胥中寺。公居一所。范范于胥中寺。

何人而亦爲此世哉調示謝意。此本吾儕應盡之天職。曷以謝爲？待御亦爲之失笑。剪燭相對。與之暢談山川險要。及塞外風土人情。相約。客抵掌而談。其言洞中肯綮。以待御大驚。殺聲者再曰。若見此異材。僅以仕宦庸才適足。以爲國家之用。乃坐廢如斯。好勳方太息曰。爲國家之世。權宜容納。醜正惡直。黃鵠委素。瓦釜爭鳴。公試思之。邊帥一流。能體賢下土。汲引人才。艱難共濟否乎？矧妹如閒雲野鶴。來去自如。不甘受利名束縛。與其佞俗倪倪。仰人肩背。以求不可必得之富貴。曷若吾行吾素。効力于公。安良除暴爲佳。待御歎其高不可及。彼此暢談。夜飯霜寒。沉沉更寂。射騎客曰。公已高年。常珍惜精神。爲國自愛。矧望日復入塞所。衝霄冒雪。不如安息爲佳。陸乃退入養所。此地中備有二室。一爲待衛及其家人下榻之處。一以安置隨來之服役。射騎客乃與二役同居一所。

(未完)

奴仍須往別室售生菓也。言時取回竹簪。與身兼步出房。剛踏足至門首之際。更回頭向衆微微一笑。始拔步而行。則已入於鄰室之中。而嬌聲向鄰室之衆侶響約可聞也。衆人乃相顧而笑。哀翁之復顯彰彰。謂開所附能。能合意否。此爲解決老兄之前途問題。勿因區區一生榮花。便置正事於不顧也。蓋影延遲半晌。始合糊客曰。開設私煙。不畏犯法乎。影使事機不密。爲過客所知。竟到圍捕。捉將官裡去。備審微覺風味。豈不弄巧反拙乎。且我家原富有。人多地少。遇時勒勒八千之。許自由。母親知之。前途又豈有樂觀者哉。此法萬萬不能行者。縱謂萬無不知。照例釋出。則煙室應用具。均須復收充公。加以罰款一項。無可計數。以此例彼。所盈餘又安足以補損失乎。行險僥倖之事。本雖少。利雖多。亦不敢爲也。古希寶即此言曰。誠哉是言也。此爲犯法之事。哀翁之何忍出此以陷老友乎。且吾聞之。凡八開設私煙者。非有三數雖有力之輩作伴靠山。萬不能安心。胆敢若此。又何異送羊入虎口哉。其不危乎者幾稀矣。以吾之意。死不如組設學校。爲爲念也。相設學校。亦本小利大者。何以知之。則觀于家。前途又豈有樂觀者哉。此法萬萬不能行者。縱謂萬無不知。照例釋出。則煙室應用具。均須復收充公。加以罰款一項。無可計數。以此例彼。所盈餘又安足以補損失乎。行險僥倖之事。本雖少。利雖多。亦不敢爲也。古希寶即此言曰。誠哉是言也。此爲犯法之事。哀翁之何忍出此以陷老友乎。且吾聞之。凡八開設私煙者。非有三數雖有力之輩作伴靠山。萬不能安心。胆敢若此。又何異送羊入虎口哉。其不危乎者幾稀矣。以吾之意。死不如組設學校。爲爲念也。相設學校。亦本小利大者。何以知之。則觀于家。

全身躺在地。發出兩條臂膀。抓着他的脚。朝起飛。發生了沙啞。一先生。救救了他。可憐我窮得要命。這鐵手武的漢子。我快起。拍拍他的肩膀說。我救你。你一件事。他搶着問。其廣事。這漢子吞說。你能跟我一輩子當兵。我就救了你。當兵嗎。他的腦海里立刻閃出一條火斜擺着。無數的屍骸。恐怖使他更大的戰的人已威剎地睜大了眼睛。槍在手上閃着說話。你不願意我救你嗎。好呀。帶了請開魯子曰。凡諸兒病。女之憂。自可。有可疑者。或用藥之有危。惟自保育自成。險性者。須以電話告我。不能疾病不絕。以之。日夕接應不。吾知魯公子之珍貴。不寐。而以。此後凡治病時。當先請命而。紛至邇來。子。子甫乃曰。能秉承吾。又。

滑稽
小說
神學博士(八)
字苦(二)

不獨妾惟然。老母亦事。那有完成的希

今日求職的老爺。
生與蘭有夙緣。可藉
此爲蘭。
此爲蘭。

史艷蘭宮

(八八六)

二百人馬。渡河襲賊。敗兵不知請軍多寡。頓時失
忙。腳亂。大敗而逃。次日天明。孫士毅許世壽兩入
才殺軍進丁東京城。祇見京堂嘉慶。異常歡喜。
直到日暮。故王黎維那。才到大營謁見。叩謝再造
邦家的恩德。孫士毅宣詔師到家維那爲安南國王
。另又移檄廣西。命他家族重同家。孫士毅辦理
完畢。才飛表告捷。乾隆帝得了捷訊。以爲安南殘
破之餘。決議給軍餉。倘能由內地輸運食糧。更
爲不便。因此下旨命孫士毅辦師。那孫士毅扣關。
勝而驕。以未存阮文惠爲憾。又誤信間諜的話。以爲阮文惠不日
生因果。

雍正朝俠艷秘記

癸癸之嫌貓也。目。無有不怒者也。在其他業。古魯先生則不然。年。氣。而隨侍年癸。魯先生已驚駭矣。魯先生於是從容告。我知孺子志在玩。不。在於讀書。年。然不。自能其知。見古魯先生之。陷入五里霧中。不。

此意最周年。率兵潛進。待元日吉辰。清軍正在營中置酒張樂之時。突去廚幕。孫士毅倉皇懼戰。都察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抵。大敗下。死亡甚。那黎維那別的本領沒有。脚底抹油。逃非却是最快。孫士毅見勢難已逃。便也跟著。疲。了紅河。恐追兵趕至。忙把營壘拆散。

（信交）
（三九）

生。又明日。年癸。從書值入於書齋。見古魯先生伏案作字。如無所見。年癸疑。巡而前曰。先生晨安。古魯先生曰。汝來讀書耶。年癸曰。先生教我之書我已熟。吾欲游蕩耳。古魯先生點頭曰。汝既玩書。亦可游蕩。年癸此時立於古魯先生坐榻之後。古魯先生倚背之勢。古魯先生回頭視之。年癸縮手不送。未元。

生忽將論語一書掩覆。微笑曰。孺子今茲志在玩弄。汝可自便。我此時不能教汝。年癸愕然。退避不。蓋慈憫之心。人皆有之。但古魯先生殊不措意。復謂之曰。汝既玩弄。俟倦而後再來讀書。語已。離坐閒行於室中。負手自得。仰面哦詩。怡然自得。年癸覺沒趣。引書值之手。與

亦不能發覺。古魯先
笑了一笑。就伸把
口涎抹了。才指着他
一他蹙了蹙眉。一
一條血河。橫橫斜
然而站在他的對面
又嘆聲了。有有力
旅部去。)(未完)

指揮。委全權於醫部。已
君若齊士。不諳醫理。況
小兒女病。尤不易知。君又烏
能指點如意乎。子甫曰。不
吾家長。發藥命方。皆不能
不主之於我。我雖非醫士。但
以子女病亡已久。經驗當矣。
以秋曰。雖然。君日為兒累
身心不寧。吾近觀君消瘦如
許。殊為君憂也。子甫曰。然
君我亦善於調攝者。有秋曰
君老矣。心力交瘁。為兒累
服勞。當力強者。且恐精勞
致病。而況君已年志如也。此實
形役不已乎。子甫曰。此實
非異人任者。吾姑以為保育院
既成。即可稍輕吾責。(未完)

松子瑣述其交際事。頗有悠然之意。以為
世之外交家。不過如是。三人亦適與委松
時下女菊子。又稱向三人挑選。捧圍沃顧
酒席除間。事至簡易。但菊子則徘徊室內
外。故聚眾問訊。冀覓得調笑機會。叔駟知
其用意。祇淡然置之。惟誠懇閒無多。色
三人中。彼年為最少。視此女柔情媚態。在
授而瑰異。不禁為神往之久。其始叔駟諄諄
告誡。勸二人勿為此輩蕩女所惑。此間婦女
於淫穢之事。宋嘗以為戒。惟髮未纏。已
有情韻。此直如司客見焉。其裝束不纏
也。操作作外。而暫淫即為其副業。沾花惹草
。逞場作戲。本無傷於盛德。但若輩閱人
多。自管理言之。羅織必盛。設以片刻歡娛
。換取不治之惡疾。其為不值。亦已甚矣。
縱容態。然任在足足以動人。而柔情媚語
。每一張吻。輒使人之意也消。于是誠懇不能
自制矣。然三人表示。無間諜可以互達情懷
。祇目目之間。各表示其傾慕之心而已。一
日。誠懇偶以感冒。體甚不適。即向學校
假。返宿舍休息。叔駟及繩武。均在松側。未
知其歸也。誠懇衣衾宿後。居停主人松子問
故。誠懇具以告。松子同須發露云。誠懇曰
。敬病耳。若得熟睡。當可已。松子曰。朝
女菊子。擅長按摩術。先生之病為不舒。試
用此術。疾或速痊耳。則皆菊子入。(未完)

松子瑣述其交際事。頗有悠然之意。以為
世之外交家。不過如是。三人亦適與委松
時下女菊子。又稱向三人挑選。捧圍沃顧
酒席除間。事至簡易。但菊子則徘徊室內
外。故聚眾問訊。冀覓得調笑機會。叔駟知
其用意。祇淡然置之。惟誠懇閒無多。色
三人中。彼年為最少。視此女柔情媚態。在
授而瑰異。不不禁為神往之久。其始叔駟諄諄
告誡。勸二人勿為此輩蕩女所惑。此間婦女
於淫穢之事。宋嘗以為戒。惟髮未纏。已
有情韻。此直如司客見焉。其裝束不纏
也。操作作外。而暫淫即為其副業。沾花惹草
。逞場作戲。本無傷於盛德。但若輩閱人
多。自管理言之。羅織必盛。設以片刻歡娛
。換取不治之惡疾。其為不值。亦已甚矣。
縱容態。然任在足足以動人。而柔情媚語
。每一張吻。輒使人之意也消。于是誠懇不能
自制矣。然三人表示。無間諜可以互達情懷
。祇目目之間。各表示其傾慕之心而已。一
日。誠懇偶以感冒。體甚不適。即向學校
假。返宿舍休息。叔駟及繩武。均在松側。未
知其歸也。誠懇衣衾宿後。居停主人松子問
故。誠懇具以告。松子同須發露云。誠懇曰
。敬病耳。若得熟睡。當可已。松子曰。朝
女菊子。擅長按摩術。先生之病為不舒。試
用此術。疾或速痊耳。則皆菊子入。(未完)

[illegible]

